

西南諸語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主 詹
编 隆
冉 中

西南語匯



主編
詹七一
冉隆中

云南出版集團

雲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南语汇 / 詹七一, 冉隆中主编.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222-13143-9

I. ①西… II. ①詹… ②冉… III. ①社会科学 - 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95217号

责任编辑 范晓芬 胡 萍

装帧设计 蒋 群

封面设计 西 里

责任印制 马文杰

书 名	西南语汇
作 者	詹七一 冉隆中 主编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ynrms@sina.com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亚明星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3143-9
定 价	35.00元

本书已被中国知网全文收录, 有异议者请与本书著作权人联系。

本书编委会

顾问	陈世波	何 华	王 蓉
学术指导	张文勋		
名誉主编	熊 晶		
主 编	詹七一	冉隆中	
副 主 编	吉永生	杨 勇	黄 毅
编 委	王卫东	邓 瑶	孔德明 田玉玲
	申 江	冉隆中	阳正伟 刘玉环
	吉永生	李 森	李 骞 李笑频
	吴彦勤	周兴涛	杨爱民 杨 勇
	郑千山	胡 彦	段炳昌 黄 毅
	詹七一	朱供罗	蔡 毅
主 管	昆明学院		
主 办	昆明学院人文学院		
	昆明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目 录

滇池流域生态文化的历史变迁·····	黄继元 1
云南滇池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内容研究 ·····	李 徽 陆俊文 19
滇池流域居民生态文化参与的知、行、信研究·····	阮明阳 30
残酷现实·破灭理想·无奈逃避 ——戏剧《愤怒的回顾》的存在主义解读·····	段绍俊 42
国际关系中的心态格局与中国法律的人权精神演变·····	高 旗 56
基于Web的流媒体视频点播系统在校园网络中的运用·····	张迎春 64
中国新诗标准之我见·····	周星平 74
论党报的新闻温度 ——以《云南日报》新闻报道的“温暖”转型为例···	邹俊梅 89
“竜林”文化与民族社会历史学（下篇）·····	高立士 107
手机媒体的使用与藏区稳定研究 ——基于迪庆藏区田野调查的阐释·····	陆双梅 112
永昌文化是保山文化品牌建设的理性选择·····	魏国彬 126
试析西双版纳傣族南传佛教教育·····	谢玉婷 137
值得书写的昭通文学实绩·····	刘建华 152
彰显美好的人格魅力 ——刘建华《归去来兮》的艺术精神与人文关怀 ·····	吕 翼 尹宗义 156

关注民生的深层次报告

——浅析吕翼小说集《风过杨树村》 彭愆英 166

小地方文学史的可能与向度

——冉隆中和《昭通文学三十年》 汪 舒 174

文学自觉与当代文学发展趋势

——从昭通作家群说开去 艾自由 181

《明新兴雷石庵尚书遗集》补遗 余晓聪 雷兴龙 朱供罗 191

当下的人性如何张扬

——以《云南映象》等民族歌舞秀为例 李笑频 201

中国当代八大文人书画名家艺术风格论 何国辉 217

动漫艺术的民族文化叙事模式初探 邹 燕 234

计岁的规范化与年谱编纂体例 闫宝明 238

“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辨析 杨爱民 245

纳西东巴文分域与断代研究中一些瓶颈问题的思考 李晓亮 257

《宋元语言词典》释义商兑 刘学智 271

明代围棋与小说 刘学智 276

跋 285

滇池流域生态文化的历史变迁*

黄继元

(昆明学院 昆明科学发展研究院)

生态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人类必须处理的一个基本关系。从社会生态学的意义上讲,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密不可分,它与周围的所有事物也都会存在一种密切相关的相互协调、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或者相互抵消的生态关系。人类在创造辉煌文化及其物质和精神成果的过程中,对自然的基本态度也在逐步发生着变化:由古代社会对自然的崇拜敬畏,发展到农业文明对自然的有限开发利用,进入传统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改造甚至“征服”……历经三次工业革命,工业文明进入科技迅猛发展和高度信息化时代。当人类走过原始社会、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近300年后,开始朝着生态文明的方向迈进。

滇池流域是指以滇池为中心,以流入滇池的各水系为面积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自然系统。滇池流域面积2920平方公里,为南北长、东西窄的湖盆地,其中山地和湖滨分别占流域面积的70%和20%,水面约占10%。滇池流域是整个昆明市域的中心,昆明整个历史的主要

* 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课题《滇池流域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研究》(JD13ZD11)阶段成果,课题主持人:黄继元。

活动均在这一区域范围内发生,拥有3万多年的人类生活史、2400多年的滇中文化史、1240多年的建城史,独具高原风光之美、历史文化之美、民族风情之美,孕育了丰富的生物资源和多元化的生态文化。滇池流域生态文化是人与滇池流域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产物,是当地人在对自然的认识及改造过程中创造和发展的。滇池流域生态文化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关系,滇池流域生态文化的每一次变化和发展都和人与自然关系发生变化有关。当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发展变化引起人与自然关系变化时,生态文化就相应地转化到另一种形态。这样,滇池流域生态文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原始文明、农耕文明(黄色文明)、工业文明(黑色文明)到生态文明(绿色文明),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滇池流域生态文化第一阶段:自然原始崇拜(原始文明)

自然原始崇拜的滇池流域生态文化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文学作品和传统民族习俗。

第一种形式:关于滇池流域的生态美的文学作品。由于滇池流域山川秀丽、环境优良、位置优越、四季如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关于滇池流域的富饶和美丽,各朝各代都有共识,且历代文献不乏记载,很多文人骚客在此游历,并留下了无数歌咏滇池的诗歌作品。其中渗透了他们热情的奔涌、才华的流动、赏析的经验和慧眼的独具,也蕴涵着滇池流域生态文化的积淀。

《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即称:“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①,《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说:“(滇池地区)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豪忱。居官者皆富及累世”^②。《华阳国志·南中

①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3页。

②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46页。

志·晋宁郡》亦曰：“郡土大平敞，原田多长松，拿有鹦鹉孔雀，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俗奢豪难抚御”。公元1824年，马可·波罗考察滇池后在他的游记中这样描绘700年前的滇池：这里有一个湖方圆近一百公里，人可在湖中捕捞各种鱼类。

唐代作家樊绰在他的《蛮书·山川江源第二》中描绘滇池流域“山势独秀，池水清”。唐代僧人道南题诗《玉案山》：“松鸣天籁玉珊珊，万象常应护此山。一局仙棋苍石烂，数声长啸白云间。乾坤不蔽西南境，金碧平分左右斑。万古难磨真迹在，峰头鸾鹤几时还。”诗僧道南当时受中原佛教之派到玉案山上的筑竹寺传授禅宗，见景生情，由景而发，遂赋诗一首，因而他也是中原第一个到昆明并留下了作品的诗人。此诗把流传于当时的神仙传说同眼前景物糅合起来，写出了个高远旷渺的意境，使人浮想联翩，极富旅游的审美功效。

元人王升在《滇池赋》中所述：“五华钟造化之秀，三市当间阎冲；双塔挺擎天之势，一桥横贯日之虹。千艘蚁聚于云津，万舶蜂屯于城垠；致川陆之百物，富昆明之众民。”^①

明代云南左参政张枕在政务之余闲游西山，写下了《登太华寺》：“太华嵯峨一望遥，到门犹疑过鹊桥。慈云常见阶前起，孽火都来海上消。屋近树阴晴亦暗，砚涵竹露夜还潮。从进愿买游山屐，野客无妨屡见招。”此诗即景抒情，意境淡远。语言简洁凝练，含蓄而有韵律，景情相融，耐人寻味。

清代的师范诗中说：“一片昆池水，盈盈眼底来”。南朝范晔也说滇池流域“金银、畜产之富”。^②

日本僧人机先夜游滇池，因感而发，留下名诗《滇池夜月》：“滇池有客夜泛舟，渺渺金波接素秋。日月随人相上下，青天在水与沉浮。遥怜谢客沧州趣，更爱苏先赤壁游。坐倚蓬窗吟到晓，不知身

① 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35古代之三，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版，第11页。

② （明）张洪：《南夷书》，天一阁藏本。

尚在南州。”此诗描绘了作者夜游滇池时的迷人景色：客夜泛舟、渺渺金波、青天在水，联想名贤夜游乐趣，写来情深意浓，耐人寻味，像一幅含情脉脉的水彩画，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妙境。

明代文学家杨慎在其《滇海曲》中描绘滇池流域：“梁王阁榭水中央，鸟鹊双星带五潢。跨海虹桥三十里，广寒宫殿夜飘香。顰香波暖泛云津，渔世樵歌曲水滨。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这两首诗都写得清新明丽。前一首想象丰富，又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方法，把滇池描绘得像月宫和银河一样美丽，极其壮丽。后一首诗写景如绘，语语含情，特别是诗的后两句，概括了滇池流域的气候风景的特色。

元朝诗人李京被派任乌撒乌蒙宣慰司副使，写下了有名的《初到滇池》：“嫩寒初褪雨初晴，人逐东风马足轻。天际孤城烟外暗，云间双塔日边明。未谙习俗人争笑，乍听侏离我一惊。珍重碧鸡山上月，相随万里更多情。”此诗写作者初到滇池所获得的新奇感觉：那里的风光是新奇的；那里的风俗又不懂，常引起人们的发笑；那里的语言又听不懂，自己也感到惊奇。一切都是新鲜的、奇特的。

清人马之龙书写黑龙潭观梅时的情景。《黑龙潭观梅》：“我本雪山客，今年始出游。相寻有梅树，高卧向龙湫。昨夜苔封径，终朝笛倚楼。盘桓当岁暮，不复动乡愁。”此诗语言流畅，平易通晓，歌咏黑龙潭梅，却又不写梅花如何，而将梅花人格化，比作朋友，当作“真知己”。在知己面前，作者恋恋不忍离去，也不再思念家乡。

在中国历史上，有关描绘滇池流域生态美景最有名的文学作品还应该算清朝时期孙髯的《大观楼长联》。《大观楼长联》上联描绘了一幅颇富滇池风物特色的风景画：“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帙，喜茫茫空阔无边。……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滇池流域生态文化体系中第一阶段即自然崇拜类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是关于滇池流域生活的居民出于对大自然的亲近、热爱、敬畏、感恩而形成的禁忌、崇拜、信仰，乃至宗教。具体表现为风俗习惯、

行善、惜生、因果轮回思想和神话传说、神山、神树、圣境、龙地、龙泉、祖先坟地等等的信仰和崇拜。

滇池流域是一个多民族汇集的区域，世居15个民族，形成聚居村或混居村街的有汉族、彝族、回族、白族、苗族、哈尼族、壮族、傣族、傈僳族等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各民族既相互影响，融会贯通，又保持各自的民族传统，延续了许多独特的民族生态文化，例如，滇池北岸六甲乡洪家小村每年7月15日开海，当年的12月31日封海，在村民出海前，要举行祭龙王仪式。滇池东岸白龙潭龙王庙，至今还传承着水源保护的观念和仪式；子君村除崇拜祖先灵魂外，还将各种自然现象和自然物神化，加以崇拜、祭祀；官渡区阿拉乡撒梅人盛行祭龙，祈求风调雨顺，以大麻咀村为主，各撒梅村派代表参加，分三月祭龙头，八月祭龙中，九月祭龙尾，祭祀必选属龙日举行。滇池西岸西山区白族除信奉本主外，还信奉龙王、土地墓龙等神，特别是保佑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主宰——龙神，龙潭、龙庆、沙朗东村、大村以及陡坡白族地区历史上都曾建过龙王庙，泉水也多以“龙”取名，龙的名目繁多，诸如白龙、青龙、大龙、小龙、黑龙、懒龙等，凡是水潭以及饮用水井旁边都立龙王牌位，每年立夏，不论有雨无雨都要在龙潭祭龙，以示向龙王祈求风调雨顺。此外，傣族有种黑荆树为柴、轮闲耕地保护地力和自愿少生优育（傣族妇女普遍主张生1胎或2胎）；傈僳族的“禁山期”，彝族的“密枝林”等，都是值得提倡的生态文化。由于有了对自然的敬畏、崇拜和祭祀，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滇池流域水环境得到了较好的保护，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滇池依然是名副其实的“高原明珠”。^①

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滇池流域生态文化具体表现为诗歌等文学作品和传统民族习俗，所反映的是人对自然的敬畏、依赖、崇拜，人以自然为中心，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文学作品通过对自然和人文的景观的描述，构建了一个生动具体的精神感知和审美体验的内容，呼应了人诗意地在滇池流域上栖息的内心召唤，这

^① 吴瑛：《生态伦理与滇池流域水环境重构》，论文集。

种内心的对自然的崇敬和精神追求是环境伦理实现的内在动力。而传统文化民俗,则归纳总结出滇池流域生态环境维系平衡的实践经验,体现了古代滇池流域人民朴素的生态保护的观念。这些文学作品和传统文化蕴涵着滇池流域人类深厚的生态理论传统,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研究,这对解决当前社会所面临的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等方面的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滇池流域生态文化的第二阶段:开发与利用(农业文明)

滇池流域生态文化历史变迁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反映人们对滇池流域治理、利用的关系。在此阶段,滇池流域的人类已积累了一定丰富的自然知识,为了改善生活,不断地去探索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生产方式。对此,唐代南诏国国王阁罗凤对其的认识就十分深刻、到位。763年,他巡视昆明后指出:“(昆明)山河足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并决定在昆明营建拓东城。从那时起,滇池流域城市重心便转移到了滇池东北部。滇池流域城市发展的新格局也随之形成。在新的格局中,昆明取代晋城成为滇池流域发展的龙头。元代,昆明更是发展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此之后昆明始终是云南的“中枢”,即如袁嘉谷先生所言:“云南中枢……自元至今在昆明。”^①另外,《史记》中记载:“此(夜郎、滇国、邛都)皆椎结、耕田、有邑聚。”^②结合出土文物等来看,滇国的农业生产处于锄耕农业阶段,生产工具主要有铜斧、铜锄、铁镢、铜铲、铜镰等。在滇池流域地区,水稻种植较普遍。文齐任益州郡太守时,就曾因“开造稻田”,“民咸赖之”。这些记载充分反映了滇池流域当时农耕文明的特点,是滇池流域稻作生态文化的写照。

① 袁嘉谷:《滇绎》卷2《都会》,载李春龙主编主点:《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00页。

②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1页。

元代以前，主要是对滇池流域资源环境的被动适应和有限开发利用。元代第一次开挖、疏浚海口后，“泄其水，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①。元至元十三年（1276），赛典赤·瞻思丁、张立道等人在凤岑山和莲峰山之间，筑起巨大的土坝，修建了松华坝，同时在坝上建闸门“以时启闭，缺则放水，治则索蓄之”。^②

到了明清两代，对滇池治理与利用的行动又进一步扩大，明代巡抚陈金实施疏浚工程后，“得池旁腴田数千顷，夷汉利之”；清代鄂尔泰、张允随等人，“所有海口河道壅淤处所，悉已疏浚宽深，涸出膏腴田亩甚广，此在省会河道之大宗也”等等。^③从元代后，这种以降低滇池水位谋取田地改造自然环境的方式逐渐成为一种习惯，这种生态观影响深远，乃至20世纪中后期都还被人们作为获取物质的手段之一。

到清代则出现了一批滇池治理水利专书，对古代滇池治理进行了系统总结。例如，清朝雍正时云贵总督鄂尔泰曾有过对滇池开发利用的论著《修浚海口六河疏》，他在书中写道：“窃以云南省会，向称山富水饶，而耕于山者不富，滨于水者不饶，则以水利之未进或进之而未尽其致。斯不能受山水之利，而徒增其害也。故筹水利，莫急于滇，而筹滇之水利，莫急于滇池之海口。其上流为昆明、呈贡、晋宁、昆阳四州县，下流为安宁、富民二州县，一水所经，为六州县所系，疏通则均受其利，壅遏则均受其害，故于滇最急。”^④

昆明最早的水利工程，距今千多年前大理国时期筑“绕道金梭、紫城银梭河堤”，长达数十里。在春登堤上种春柳，在云津堤上种素馨花，这两条水工引水渠成为有名的观光景点。黄花入河如金汁然，故呼为“金汁河”。白花入河如银汁然，故呼“银汁河”。这象征着抚育人们的乳汁，给大地增添了金饰与银饰的新装。

① 宋濂等：《元史，张立道传》。

②（清）倪蜕，李诞校点：《滇云历年传6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

③（明）宋濂：《元史》卷167《张立道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916页。

④（清）鄂尔泰：《修浚海口六河疏》，见（雍正）《云南通志》卷《295艺文五》，乾隆元年（1736）刻本。

当时，滇池流域从整体上来说，生态环境是平衡的，虽然在滇池流域发生过“围海造田”，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滇池流域的生态平衡，但规模不算太大。之后，直到明朝以前，滇池流域本土居民与外来居民在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水利资源的开发上，都没有重大的变迁，坝区平地和山区居民各按自己的生活方式，共生共存。在这一阶段，人们对待滇池流域的自然环境是谦恭而取之有度。

三、滇池流域生态文化第三阶段：人与自然的对立（工业文明）

滇池流域生态文化历史变迁的第三个阶段反映的是滇池流域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人类在蒙昧时期、农耕时期是敬畏自然、尊崇自然的，古人认为世界万物是神秘的，因而谦卑地匍匐在自然之神的脚下，心甘情愿地俯首称臣。但进入了工业社会后，获得了一定的发达的生产力，掌握了相对高的科学技术，于是一改对自然的崇拜和谦恭的态度，而产生了主宰和征服自然的欲望，于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然当作了奴役的对象，大肆开发、任意掠夺、杀鸡取卵、竭泽而渔，造成了大量的生态灾难。滇池流域自有史可考的“贝丘遗址”开始，除了自然演变使滇池水域发生难以察知的变化以外，年复一年，人类从渔猎于滇池之水，发展到环湖垦田种植、与水争地造田；甚至提出“尽泄滇池可得田三百万顷”的主张。从临水而居，发展到湖畔工业聚集，再到向滇池要地扩展城市。

在元代开挖海口河之前，人类对滇池流域水环境的干预十分有限，主要是对滇池流域资源环境的被动适应和有限开发利用。滇池流域传统村落由于农业社会长期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利于保护生态平衡，村落的社会规范及村民的道德意识也有效地约束了村民的水污染行为。元明清时期开始了对滇池驯化与征服的努力，频繁开展大规模、系统化的滇池治理，为了增加物资供给量，常以降低滇池水位换取耕地，人为削弱了滇池生态系统承载力。不同的时代，滇池治理的

思想不同，目标任务也不一样。古代治理滇池，主要是消除水患，兴修水利，提高灌溉效率，发展农业生产。而到了近代，人们在滇池流域开始了以工业开发为目标的社会生产活动。

到了民国时期，工业化初现端倪，近代的各种工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在滇池流域发展起来了。工业化是近代滇池流域的重要标志之一。滇池流域近代工业肇始于清末，鸦片战争后，随着洋务运动的热潮高涨，各地纷纷开办军火、兵器工业。在这样的背景下，1884年清政府在昆明创办了云南机械局，这是滇池流域最早的工业企业。紧接着，一批官办工业企业应运而生，1937年后，随着内地工厂的迁来以及技术、资金的流入，滇池流域工业发展迅速。当时，国民党中央、云南地方都纷纷在滇池流域开办工厂企业，诸如中央机器厂、炼铜四厂、电工器材厂、53兵工厂、电力制钢厂、云南钢铁厂、光学仪器厂等。据统计，1940年滇池流域的工厂企业达80个，在西南地区仅次于重庆和川中区。其中：机器制造工业11个，冶炼工业6个，电器工业7个，化学工业25个，纺织工业18个，其他工业13个。滇池流域发展成为了当时西南最重要的工业区之一。^①

在民国时期，滇池流域生态文化有了一个标志性事件，即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城市规划。1939年，昆明市工务局设计了昆明的第一份发展“蓝图”——《大昆明市规划图》。该图的设计者是工务局局长丁基石，绘制者是沈长泰。其主要内容有四：其一是大昆明的范围。大昆明以滇池为中心，包括滇池周边各县。其二是城市的交通。修建环滇池的道路，与市区和滇池周围各县联通，形成陆上交通网络，同时还规定了沿滇池的重要码头位置和各水上航线。其三是各辖区功能划分。对扩大后的市区范围，按照原有县区作了简单的功能划分，且标明各主要名胜古迹和风景点，明确滇池周边为游览、疗养地带，并相应要求控制滇池周边新的建设项目。其四是标明了与滇池水源进出口有关的主要河流。“大昆明计划”是滇池流域生态文化值得骄傲的创

^① 白龙飞：《当代滇池流域生态环境变迁与昆明城市发展研究（1949~2009）》，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 2011年11月。

举，它的提出是滇池流域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一方面，大昆明概念的提出，明确指出了昆明与滇池及其周边各县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城市发展规划已经包含了一些现代城市建设理念，诸如滇池保护等。^①

虽然昆明城市有2500多年的发展历史，滇池流域也曾培育出了灿烂的古滇文化，但在滇池流域生态环境与生态文化的关系上，直到1949年后才出现本质的转变。从此以后，滇池流域生态文化与滇池流域生态关系发生了颠倒式的转变：经历了从依赖、被动适应，到全面改造、人为破坏，再到主动修复、主动适应的过程。

从以上分析看出，滇池流域生态文化变化的第三阶段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49年以前和1949年以后。从整体上看，1949年以前，虽然流域地区由于人口的增长、城区的扩张、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由于各种政治战略上的需要，流域地区发展了很多重工业。工业和城市扩展都对流域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由于人口整体上没有超过流域的自然承载力，所以没有出现破坏性的影响。滇池流域作为生态优异、特有的休养旅游地区在1949年以后开始出现问题。之后的几十年是滇池流域城市激剧扩张，整个滇池流域生态系统被破坏的时期，同时也是滇池流域自发恢复生态活动的时期。

滇池流域生态环境是滇池流域生物机体生活空间的全部自然条件，这种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受人类文化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活动对滇池流域周围的环境产生巨大影响。滇池流域的生态文化与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滇池流域生态文化的因素和自然的进化交织在一起，并影响滇池流域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生态文化也在发生着失衡的现象，反过来对生态又造成新的影响。经济利益的驱动是造成文化概念变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利益和观念的冲突上，往往经济利益的

① 沈长泰：《继往开来，温故知新——抗战期间昆明城市建设二三事》，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93年刊印本。

驱动占了上风。

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认识，主要是从具体的地理环境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来判断的，例如在滇池流域，更多的思考是具体地势、周边的农田能否支撑城市的发展等。同时，由于长期对自然的依赖，人们试图改变这种被动状态，人定胜天的思想开始流行。人们对自然的想法，也认为是不会枯竭的，是取之不尽的。

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尤其是“大跃进”的扩张，城市建设大面积展开。1958年6月，云南省委提出把昆明建设成为一个以机械制造业为中心、为全省工业化及农业化服务的现代化工业基地。1959年9月，国家建设工程部城市设计院工作组协助昆明市规划部门编制了《昆明市城市总体规划》。这个总体规划，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工业化倾向明显。明确提出拟将昆明建成一个“以冶金、机械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在具体规划中，工业区的人口扩展最大。从5.4万到35万，扩展幅度达6.48倍。^①同时，其中不乏重工业，如钢铁厂等。其二，在滇池流域中一些重要地方已经被纳入昆明城市的规划。主要是安宁、海口、昆阳等地。明确安宁拟建成钢铁基地，海口拟发展成精密机械仪表制造的卫星城，昆阳将成为重要的磷矿基地。其三，城市发展基本坚持了依靠老城区逐渐向外拓展的原则。考虑了昆明城市发展的历史因素，并没有重新另起炉灶，开建新城，而都是以老城区为中心，然后逐步向外扩展。昆明市委直接成立了《支援工业基地建设委员会》，并提出“苦战三年，把昆明建成全省工业基地”，继而开始非常规地发展昆明的工业。

这一时期由于极“左”思想盛行，“大跃进”之风四起。滇池流域工业发展也受到极大的影响。初期，在疯狂的激情下，一批新工业企业很快上马并建起。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化工、冶炼、造纸、水泥等黑色工业就像一个个“毒瘤”陆续集于滇池周围；

^① 谢本书、李江主编：《昆明城市史》（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221页。